

新 中 學 文 庫

老 子 本 義

魏 源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魏源撰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老子本義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版

(24163)

國學基本叢書
老子本義一冊

定價 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撰述者 魏源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老子本義

論老子

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閔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闢。何與無爲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衛。玄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用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卽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雌。爲下

爲玄。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斂之一身，而微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義皇矣。卽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羸，秦酷烈爲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義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曜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爲而無不爲，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徵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各神不死章，列子引爲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考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卽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爲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史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自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

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寧儉毋奢。爲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唐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旨。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斷珣爲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爲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竇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爲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爲也。時不同。無爲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義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勦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爲虛無之學。爲爲我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沖。旨遂。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滉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卽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慷慨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子子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

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子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莠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

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其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卽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鼎。又各以意合并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傳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傳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他漓玄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稱孔子楊朱皆南之沛見老子。邊韶碑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注陰溝篇東南至沛爲過水。過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卽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賴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過間云云。尤爲詳備。賴屬晉之轉也。曲過間卽曲名耳。字聃。姓李氏。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原文如此也。俗本字伯陽。謚曰聃。蓋仁里也。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張守節正義云：聃耳漫無輪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聃云云。是書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是也。匹夫無謚。聃又非謚法。其妄無疑。莊子稱老子居沛。夫沛者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爲李。猶如之轉爲弋。歟。彭城近沛。意聃常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邪。然則邢昺疏稱老彭卽老子。非無因也。

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朱子曰：或謂老彭卽老子。余嘗亦疑此。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寓規之之意。老子知之。故言去子之驕氣云云也。不然。孔子問禮於老聃。必是於問之中。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漢書揚雄傳言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即史記所
子爲經。勅朝野通習。而唐明皇御注。又分道經德經之名。河上公八十一章注。則又各立篇名。皆臆造非
古。故今惟分上篇下篇及後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衆多。垂杜光庭謂後人或
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今尤不可不審擇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
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
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
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則是判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
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
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
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聃儋字通。說文聃耳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聃義
呂覽老聃老作耽。皆其明證。鄭康成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
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
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考證曰。漢武惑於神仙方士
其子孫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
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曰。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
子西出關。爲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
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
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

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雖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老子本義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此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下二句或援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曰。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祕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尙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煦煦子子。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玄。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警識。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卽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玄。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

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爲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衆微之間，無非衆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衆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衆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竑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兩已，蘇本作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劉驥本，此句上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顧歡及龍興碑本無故字。字傳奕本六相上並有之字。難易相成，長短相形，王弼本形作較，與傾韻不協。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臨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傳及碑本作而不爲始，畢沅謂辭始聲通，以此致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傳奕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作弗居末三句從淮南子

此則首章常名無名之旨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爲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斯則觀微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爲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興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無與爲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爲之道也。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氏鼐謂作使也，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

姚氏鼐合此章與下章爲一云萬物作焉以下處無爲之事也不尙賢以下行不言之教也今不取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傳奕本作使民心淮南子無民字是以聖人之治，去

李道純本無之治二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顧歡本下無知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爲

也。傳奕本之治下有也字一本無敢字傳奕本無也字爲無爲，則無不治。治去聲傳奕本治作爲又治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旨。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怡，以有爲亂之也。有

爲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謂賢者。專指瑰材畸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爲尙。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爲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尙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尙。可貴。可欲之事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既心無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其力。蓋道以虛爲體。以弱爲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爲心志。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爲。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爲。無爲之爲。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張氏爾歧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玄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爲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

沖說文作盅。傳本亦作盅。淮南子及諸家作沖。姚鼐曰。道盅句與宗爲韻。

又弗盈。

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開元蘇轍本作不盈。傳本不作又不滿。此從淮南子。淵兮。

似萬物之宗。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韓文作淵。富兮古兮字。此從王弼本。挫其銳，解其紛。紛碑本作忿。釋文云：一本作分。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說文曰：盅，器虛也。道之體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則淵然其深，物物而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者，恃己之銳而與人爲紛，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盅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雜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爲誰氏之子，既太支離，而推道爲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王弼作掘。傳案作動而愈出，碑本作多聞。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七與上句爲韻。下玄牝之門特非玄牝之中更有門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綿綿若存，用之不勤。